

# 问道三农

庄晋财

著

wendao sannong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石  
农民是贴近自然的职业  
农村是乡土文明扎根的地方  
当农业不再靠天吃饭  
当农民不再靠苦力求生  
当农村那山那水留得住乡愁  
也许到那时，我们不再追问三农之道

 人民出版社

社  
族  
水  
人  
人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C00572676

RFID

庄晋财——著

问  
道  
三  
农

F320/7

2018

责任编辑：杨美艳 翟金明

装帧设计：石笑梦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道三农 / 庄晋财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5

ISBN 978-7-01-019019-8

I. ①问… II. ①庄… III. ①三农问题—研究—中国 IV. ①F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9715 号

## 问道三农

WENDAO SANNONG

庄晋财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7

字数：260 千字

ISBN 978-7-01-019019-8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打工经济的兴起虽然让农民工资性收入大大增加,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但与此同时,农村空心化现象也开始凸显,食品安全问题、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农村孩子教育问题、农村环境卫生问题等逐渐浮现,一些地方村庄凋敝现象日趋严重,“三农”问题不断走向纵深。作者在深入农村调研过程中,正视“三农”问题的新变化,以随笔形式写下大量文章,记录自己对“三农”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希望能够探寻新时期“三农”问题的出路。这些文章在其微信公众号“三农庄园”公开发表,受到许多学界同仁和农民朋友的关注,并被一些高端智库网站和报刊刊登或转载,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本书就是这些文章的选编结集。

本书受庄晋财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双重网络嵌入的中国农民工创业成长机制及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71173093)资助。

打工经济的兴起虽然让农民工资性收入大大增加,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但与此同时,农村空心化现象也开始凸显,食品安全问题、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农村孩子教育问题、农村环境卫生问题等逐渐浮现,一些地方村庄凋敝现象日趋严重,“三农”问题不断走向纵深。作者在深入农村调研过程中,正视“三农”问题的新变化,以随笔形式写下大量文章,记录自己对“三农”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希望能够探寻新时期“三农”问题的出路。这些文章在其微信公众号“三农庄园”公开发表,受到许多学界同仁和农民朋友的关注,并被一些高端智库网站和报刊刊登或转载,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本书就是这些文章的选编结集。

本书受庄晋财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双重网络嵌入的中国农民工创业成长机制及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71173093)资助。

# 序

我有一个毛病，就是很难记住人，特别是人名。庄晋财，一个年龄比我小、长得比我清秀的小年轻，却让我见了一次就难以忘记。

## 相识相惜

我与庄晋财相识于 20 年前的一次特殊活动。1997 年，为推动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的学术研究，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农村发展中心（CIAD）与《农业技术经济》编辑部联合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农业技术经济优秀论文”有奖征文与评选活动，活动共征得学术论文 230 篇，最终入奖的优秀论文计 11 篇。评奖结果是特等奖空缺、一等奖 2 篇、二等奖 3 篇、三等奖 6 篇，为鼓励基层工作者，特增设鼓励奖 3 篇。出席这次会议活动的专家、学者及领导有 105 人。我和庄晋财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

我是二等奖获得者，他是三等奖获得者，按我的习惯，我只能记住两位一等奖获得者姓名。当时说不清什么原因，我把他也牢牢地记在心上。虽说会议之后我们并无任何来往，但惺惺相惜，晋财的主要学术活动似乎每次都进入我的视野。12 年后的 2009 年，我要到广西参加会议，首先想到的就是在广西大学工作的他，似乎到南宁去开会只是一个幌子，去见他才是本意。实际结果也的确如此。晋财开着他那“雪佛兰景程”，让我充分领略了整个南宁的自然与人文之美，更分享了他对中国农业经济及自己未来的计划。一年后，他即北上来到农业经济学术重地江苏，在江苏大学管理学院担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之重任。江苏大学所在的镇江临近上海，我俩的

来往相对增加了不少,相互学习与交流成为我俩生活之常事。在2012年底,受他之邀,我到江苏大学讲学,确切地说,是去为晋财热心推动的“江苏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助兴。

晋财经常下企业,进农家,在微信公众号“三农庄园”中留下了数十万字的成果。记得在2017年8月中旬,我将新版“华村一家”丛书序和《山西农家行为变迁:1986—2012》之“后记”用微信发给他,旋即得到回复:“大哥,你又要出书了?我要预订”,满满的正能量给予我极大支持。接着又来了一句:“有时间给我的书写个序吧!”同样一个“正能量”展示在我面前。尽管我也很快回复:“好的”,但并没有那么认真,只当闲聊,没想到没过多久,他就将《问道三农》电子稿传到我的邮箱。

晋财的这些文章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虽说我可能不是第一个阅读者,但可以肯定地说,我是第一个品评者。在接受晋财的写序任务后,我怀着一颗虔诚的心细心品味。之所以这么做,其中一个很大原因是他的“问道”内容多是针对南方中国,对我这个北方佬来说,还是比较陌生,也正因为有点陌生,读起来兴趣特别高。

## 问道三农

以《问道三农》为书名,无论是看着,还是听着都感觉很舒服。此名不仅道出作者的困惑,同时也给出作者的努力。《问道三农》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自问自答式的即兴发挥。问道是整个本书的灵魂,他把整个书稿带活了,大有画龙点睛之妙。问道“三农”绝非今日才有,而是古已有之。绝非中国独特,而是全球皆有。在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时代,就有远在春秋时期齐国大管家管仲先生对此进行关注,并提出“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正是在管仲的辅助下,齐桓公才一跃把齐国领上春秋首霸之位。齐国所以能雄霸春秋靠什么,靠军队强大吗?显然不是,简单地看,根本靠的是“三农”问题的良好解决,靠的是“三农”支持下的国力强盛。从这个角度看,“三农”问题的本质应是一个社会实现祥和、一个国家实现安定的基础问题,它具有高度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民间有

一种说法：“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可能是“三农”问题解决的最好表达，应当也是当政者的政治目标所在。由此，农业税的顺利足额征收就成为农业时代政府在农村的重要工作。进入工业经济时代后，“三农”问题的性质有了明显变化，尽管同样包含社会祥和与国家安定，但在“三性”方面，经济性明显淡出，社会性显著提升，政治性依旧凸显。中国“三农”问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它的根本问题是“财富之母”问题，也即土地问题。尽管我们也深深感觉到“财富之父”问题，即劳动问题非常重要，二者的适配也非常重要，但核心还是土地问题。

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可为何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不能给其自身带来期望的财富，或依靠土地实现发家致富？难道这一命题或这一判断有假？如果说真有假，可为何在民间会流传这样一个幸福标准：“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如果没有假，今日的“三农”问题症结何在？也许我们会说，今日的农民和过去不同了，是人的问题。真的是这样吗？试想一下：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前后，同样的人，同样的地，为何之前吃不饱，之后吃饱了还有余？难道不是解放了手脚的农民自主支配自己的结果！再想一下：新世纪初的农业税改革前后，为何负担重时农民还在种地，而取消负担后农民却不愿种地了？难道农民真的命里“贱”？特别是自2004年开启的农业税减免、粮食直补、农业税取消、农业综合补贴、新农保等一系列惠民政策以来，似乎农民的种地热情一度有所提高，但持续时间那么短，眨眼又回到“离土又离乡”的老路上。难道政府10余年来的系列惠民政策不够多不够细？为何农村留不住农民，特别是青壮年农民，他们真的是喜欢城镇，有了足够的进城生存与发展能力了吗？他们把祖辈留下的经典“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忘得一干二净了吗？答案可能不是那么简单。农民的这一选择，表面看是政府城镇化政策诱导下的自愿结果，实质上则可能是政府釜底抽薪式的农村公共品政策使然。最典型的表现是，农村孩子就近上学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为了孩子，也为了未来，家长们被迫进城租房陪读。记得英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曾有过一段“羊吃人”历史，也即资本进村的“圈地运动”。今日中国的城镇化是否也存在这一过程？在农地非农化升值过程中，农地非农化收益的最大获得者不是农民和农民集体，到底是谁攫取了农民的土地非农收益？如果说土地是国有的，收入归政府没话可说，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赋予政府的权力,可现实是,在《宪法》明列的“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却未能从中获取应有价值,公平何在?由此,在城镇化浪潮席卷下,如何避免农村凋敝就成为学者思考的紧迫问题。

阅读晋财的《问道三农》,让我一直在思考道在何方?我曾经不只一次地问自己,三农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也曾尝试着这样回答:三农问题应是一个“天地人和”问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这一问题的最佳表达。当然,也不乏有的地方出现了相反的结果,让我们的政府及其一些学者高度担心,并以“农民是弱”的判断为前提,提出许多政策以“帮助”农民,让他们摆脱困境。但现实是:政府关心得越多,他们陷入困境越深。俗语讲的好:“救急不救贫”,如果不到万不得已,这个“贫”应让其存在。要知道,“扶贫先扶志”,当一个地方的人没有志向去摆脱贫困,即使再高明的扶贫政策,也奈何不了他们。我曾到北方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调研,发现当地人从骨子里就不愿意脱贫。对于这样的地方,扶贫干部再有多大能耐,实现扶贫目标都是很难的,即使在国家规定的时间节点上真的脱了贫,那也是暂时的,过不了多久就会回到原点。要知道,从20世纪80年代,这个地方就被列入国家扶贫重点区,政府在此直接投入的资金如果按照人头计,远高于相邻非贫困区民众的收入。这里可以说已成为扶贫黑洞,一个永远填不满的“坑”。

## 道在三农

我们说“三农”发展是“有道”的,并非凭空捏造。那么,“三农”发展的道在哪?为何人类社会发展一直在“问道三农”?包括我的兄弟晋财博士在内,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做着同样的事。唐代李世民曾多次引述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百姓安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社会才能和谐有序。这里的“社会和谐”本意是什么?不就是“三农”问题的良好解决吗?这似乎是一个高深的政治权术,却也蕴含着朴实的自然道理。我们说“三农”发展自有它内在之道——“天地人和”,主要基于三点。

一是农村作为三农发展的基点,它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使命。

村庄建设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传统文化存亡,对于这一点尽管中央政府也认识到,并专门为此发了一个主题为“新农村建设”的“中央一号”文件<sup>①</sup>,但在实际行动中,新农村建设显然被政府强力推行的城镇化淹没,尽管个别村庄也确实有了新面貌,成为美丽乡村典范,诸如浙江的美丽乡村建设,但更多的村庄则进入一个急速凋敝过程中,由此有了晋财博士对农村 13 篇问道之作。本书以一个醒目的标题“农村还能靠‘打工经济’维持下去吗”开篇,单看标题我们即可想到作者的立意何在。农村发展到底应当选择何种模式,是以劳动力转移为核心的输血模式(外出打工赚钱汇钱),还是以村庄凝聚力提升为核心的生血模式(产业形成)?显然作者不是在反对城镇化,不是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而是从城镇化、从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带给乡村发展的困境,引发如何提升农村创业的思考;面对农村恶化的环境,作者发出了“如何破解垃圾淹没农村青山绿水的难题”的拷问。在城里待惯了的人,突然下到农村会有许多不适应,其中之一就是农村垃圾处理问题。农村人可能早已习惯而没有什么感觉。农村垃圾问题的出现,显然不是农村人不懂得垃圾处理,而是同样作为共和国的纳税人,由于政府公共产品政策的普照之光在城镇与乡村之间存在差异使然。由此作者甚至提出“农村公共品建设管理的权力是否该还给农村和农民”的思考。其实还不还权力于农村并不那么要紧,而真正应当考虑的是政府在公共品政策上如何更加公平地对待农村;在真正事关农村发展的关键要素——人才问题上,作者也用了相当篇幅进行了深入思考:从“何日唤得‘乡贤’归”到“农村发展如何重塑乡贤文化”;从“农村发展如何突破人才瓶颈”到“农村发展如何找回那些散落的知识精英”,可以看出作者的农村问道是由浅入深,由具体问题到抽象问题,真正贴近农村现实,直指农村发展问题的关键。这是因为,农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藏身之地,在传承文化之魂时,主要依靠力量是乡贤,是精英,他们在乡村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尽管以日常生活的方式深深地嵌到民众血液中,但乡贤与精英依旧有强大的撼动之力,村庄是走向美丽还是凋敝,其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具有示范作用的乡贤或精英。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作者的乡村问道抓住了核心,找到了要害。

<sup>①</sup>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 2005年12月31日。

事实上,乡村作为维持民族根系一种特殊的生存空间,其治理本身就与现代城市有很大的不同。作为“熟人世界”的一个缩影,乡村运行有着法律以外的许多潜规则<sup>①</sup>,这些潜规则不仅是维持乡村有序运行的基础,更是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它的存在尽管有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的一面,但在维护乡村社会稳定方面与现行国家法律法规的作用是一样。

二是农业作为三农发展的基础,它不只是一个产业,更是一个国家稳定的基石。无论人类社会有多先进,有多发达,至少走到今天,我还没有听说谁发明出能够替代食物需求的东西或谁培育出“无需进食即可行动”的人种。我曾梦想过,若能发明一种食物替代品,减少吃饭给人类带来的“麻烦”,那可就省事了。可转念一想这也不对呀!我们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难道“人生在世,吃喝二字”有错吗?“民以食为天”有问题吗?农产品作为人类存在与繁衍的必需品,应当说不会没有市场,即使人类社会演进到更加先进的时代,农产品的存在前景似乎只会光明,不会暗淡。对农业的存在与发展我从来就没有悲观过,但也没有乐观过。这是因为农产品的特殊性,特别是大宗农产品诸如粮食对于国计民生之特殊性<sup>②</sup>,使得农业生产本可享受超额利润,最后却演变成平均利润以下的弱质产业。从这个角度看,的确是农业前景好坏决定权不在这个产业本身。这个本应有非常光明前途的产业,今天沦落到人人担心、个个忧虑的地步,为此在进入新世纪后17年中,中央政府连续发了14个与农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中央一号”文件,以表明其对中国农业发展的立场和作用。但也正因为中央政府的如此重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农业问题的严峻性,由此,“问道农业”也就成为学者们的必然,晋财博士对此也有自己深入的思考。他首先就借当前学界正在激烈进行的“林张”之争(“林毅夫对张维迎”)引发出“农业发展需要产业政策吗”之长篇思考,继而对“乡村发展如何越过‘农业残缺陷阱’”

① 比如财产继承制:乡村通常采用的是传统的“男丁”继承制;而城市采用的是现代的男女平等制。

② 农产品通常不能理解为一般商品,特别是粮食,由于它的国计民生特性,它的商品特性只是在特定环境下存在,且为被价格扭曲了的商品。诸如战时,农产品通常会上升到战略品的高度,被禁止流通。和平时也时有出现,诸如中国解放后的物质短缺经济时代,配给制下的农产品流通受限。诸如在有农业税的时代,在国家食物税征收前,农产品是不能随便上市的。

作出有自己特色的探索。在面对农业弱质性、乡村创业、农业技术提高、产业扶贫,以及土地等在“三农”发展,特别是农业发展中的定位与作用问题,作者运用单视角或多视角进行了分析与探索,给出自己问道农业的思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农业产业集群发展”问题上,作者明确提出“需要政府引导”;在“农业”发展问题上,“需要工匠精神”。这两个“需要”很有见地。是啊,对农业“需要工匠精神”一般人可能不理解,我却深有体会,因为我的父亲在农业生产上应当说就能够列入晋财博士定义的“工匠”之列。他在我老家被村民认定为“农把式”,在集体化时代,他最拿手的是种谷子,他每亩用种子不到其他村民的一半,出苗初期通常也不被看好,但总能在随后间苗、留苗方面让其他村民拍手叫好,省工省力省种子的“三省”,让村民充分认识到“农把式”在农业上的价值。在进入农户经营时代,父亲与大哥仅经过1982年一年的努力,就让我们这个7口之家的经济与生活状况发生大变化,从此告别饥饿,告别短缺,我也由此放心地走进大学。在我们老家有句谚语:“地不亏人”,这里可理解为“艺不亏人”。在正常社会环境下,拥有“工匠精神”的农民,当是中国农业保障的基石。

三是农民作为“三农”发展的灵魂,它不仅是一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也是一国核心命脉即粮食的生产者,同时更是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水”。“三农”的核心是农民。古往今来,“农民”问题在决策中从来都是大事,从来都放在战略高度加以重视。但任何有关“农民”问题的决策在执行过程中,从来就没有不走样的,扭曲执行已成为常事。从这个角度看,“三农”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决策与执行存在的偏差使然。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在城镇化推进的进程中,地方政府在土地非农化使用时有谁还记着这条法令?土地的非农收益有多少能真正回到他的主人——农民集体手中?正因此,征地纠纷成为当下地方政府与民众最大的对立。是的,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为了加速城镇化,让农民让出一部分土地福利,农民一般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农民真的让出土地响应政府号召进城而转为城镇居民时,政府设置的种种门槛有多少农民能接受,敢接受,接受得了?难怪我们的晋财博士在《问道三农》的农民篇,首先就问出了“农民工真的能够进城实现‘市民化’吗”的问题,既然农民已让度了自己世代相袭的农地福利,为何又在城镇门口设置障栏?尽管我们也承

认政府在安置失地农民时有一个空间错位,但这个错位不能当作政府城镇化时损害农民利益的借口。因此我们看到,为了城市户籍对农村居民的开放,政府近几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但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就是凡是农民想去的地方,户籍大门都始终紧闭着,比如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甚至在它们以“农民工”身份工作了多年,且二代“农民工”差不多快长大成人的地方,他们都依然难以获得当地城市居民的身份,以致孩子就学等切身利益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难怪晋财博士发现“农民工群体为何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常言道,“人挪活,树挪死”,中国农民工并不傻,他们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在晋财博士发现“农村劳动力迁徙从‘转圈’到‘钟摆’”这个现象,说明农民们早已通过“农民工”身份亲身体验或从前辈实践中感知“迁徙的收益”。在农民工真诚地渴望在劳动力市场上遇到真“君子”的同时,也对自己未来有所准备,正如作者在“‘归巢’农民工何以安生”“何以关心‘寂寞残阳’的农村老人”“农民如何盘活闲置住房促增收”等数篇随感中所进行的思考那样,那些“农民工”们深知他们把青春贡献给城市,到年老时遇上因生存压力,还是不得已在叶落归根的心理支持下,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当然,他们也必然会面对与在乡老年人一样的贫困境况,由此,“如何应对农村经济贫困向健康贫困的转换”“如何从源头上使农民因病致贫返贫得到治理”这样的疑问,就成为城镇化下中国农村最需要考虑的农民问题。这也是晋财博士最关心,最想问道的“三农”问题之一。

## 问道心灵

008

说实在话,无论是问道农村,还是问道农业与农民,都没有问到根子上,真正的问道应是自己,也即问道自己或问道心灵。

我们的“三农”发展真的难吗?我看不见得。从中国“三农”发展留下的文化痕迹就可以看出:尊重自然,尊重人性,一切万事大吉!试想,今日经济处于下游的山西,为何曾在晋中大地出现大院文化,这里随口就可说出五六家:祁县的乔家和渠家大院,太谷的曹家大院(又名“三多堂”),榆

次的常家大院，灵石的王家大院，等等；今日经济处于中游的安徽，为何也曾曾在徽州形成那么多非常有特色的村落文化，诸如西递与宏村；今日经济处于上游的江南，为何古镇云集，同样我们也可以随口说出七八个：江苏的昆山周庄、吴江同里与甪直，浙江的嘉善西塘、桐乡乌镇和湖州南浔，以及上海的青浦朱家角和闵行七宝，等等。如果把这些大院文化、村落文化与古镇文化的形成全部归结为商业发展之功劳显然有失偏颇，事实上它也是历史上“三农”发展的道之所在。难怪晋财博士在对“三农”问道中，有不少篇幅对农村文化，特别是小镇文化给予了特别关注。从“特色小镇建设之路怎么走”，到“农村特色小镇建设如何跨越产业门槛”，再到“农村特色小镇发展如何才能惠及更多农民”，可以看出作者已对这一特殊“三农形态”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担当有所思考，同时，从“农村特色小镇是否面临难以承受之重”到“特色小镇如何挖掘农村传统产业的文化基因”，再到“如何让特色小镇保持‘镇’的特色”，可以进一步看出作者的思考是有他的内在机理。特色小镇的发展一定要与传统文化相联系，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特色”，离开了传统文化，离开了自己的特色，千篇一律的城市化模式是解决不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尽管作者给出的答案表面看是观察的结果，实则是作者的一种心灵感应或一种文化人的本能反应。要知道，今日中国农村发达了的地方，一定是传统文化保存最好的地方，一定是依托传统文化并发展了传统文化的地方。可见，中国“三农”的根本出路在“传统文化”的认真保护、良好传承与升华。由此，特色农庄、特色村落、特色小镇的维护与建设将可能是走出当前中国“三农”困境的一把金钥匙。

## 美在脚下

随着中国经济整体水平的提升，交通通讯条件的极大改善，人们的流动频率大大增强，流动范围显著扩大，以增强见识为核心的旅游思维与以休闲娱乐为核心的度假思维正从个别人、少数人深入到多数人心中，他们用实际行动，不仅拉动了旅游景区的发展，更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活力，使得农村似乎进入了一个“乡村全域旅游”时代。但是，有多少人认真思考

过“乡村全域旅游：真正的意涵究竟是什么”？反倒在这一形势下，让我们看到愈发强烈且大量的“东山照见西山高”之心理在民众中的反响。“亲不亲故乡人，甜不甜家乡水”，但现实真的是这样吗？晋财博士借一篇“你真的羡慕草原牧民的生活吗”又把我们拉回到骨感的现实！说实在话，面对农村，无论是美丽了的农村，还是传统的农村，无论是小城镇化了的农村，还是自然散居式的农村，与大城市灯火辉煌相比，农村依旧处于“落后”状态，农业依旧需要“脸朝黄土背朝天”，农民依旧需要依靠“苦力”谋生。假以时日，当我们的城乡一体化真的一体化时，城乡互动使得城里人的别墅梦在农村生根发芽，回归自然的现代农业生产在民众心中重新树立，农民在城里人的眼中不再是那个“土老帽”，而是“专家”<sup>①</sup>，自然与人真的和谐了，我们需要的美也就到来了，它就在我们的脚下。到那时，目前的“三农”问题对晋财博士来说当会成另一类问题，但问题永远会存在着，相信他的随笔也将会是另一番景象。如今，党的十九大报告吹响了乡村振兴的号角，我们所期待的那一天一定能够如期到来！

写到此，相信读者在读到此书时能够与我一样，充分感受作者对三农问题的求索，真实体验作者的悯农情怀。愿幸福伴随我们每一位，愿人人都能享受中国“三农”之美。同时也希望每一位关注“三农”的人，为未来人类的幸福，向中国“三农”发展贡献自己微薄之力。

2017年11月16日

写于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

<sup>①</sup> 特指“专门经营农业的农家”。

# 目 录

## Contents

001 序 / 史清华

### 001 农村篇

- 003 农村还能靠“打工经济”维持下去吗?
- 009 重建农村集体经济的出路在哪里?
- 013 朋友圈里展示最多的为何是“故乡的云”?
- 020 农村是否应该保留“城乡二元”谋发展?
- 023 教育减负给农村孩子带来了什么?
- 027 如何破解垃圾淹没农村青山绿水的难题?
- 031 家乡的农村垃圾治理何以出现转机?
- 037 农村公共品建设管理的权力是否该还给农村和农民?
- 040 农村婚俗改变：是观念进步还是出于无奈?
- 044 何日唤得“乡贤”归?
- 047 农村发展如何重塑乡贤文化?
- 053 农村发展如何突破人才瓶颈?
- 057 农村发展如何找回那些散落的知识精英?

### 063 农业篇

- 065 农业发展需要产业政策吗?
- 076 乡村发展如何越过“农业残缺陷阱”?
- 080 如何改变传统农业的弱质性?
- 084 中国农村是否正再次迎来乡村创业的时代?
- 090 政府是否应在乡村创业中展现“有为”而不是“可畏”?
- 096 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为什么需要乡村创业?
- 101 农村产业集群发展需要政府引导

001

- 105 农业技术提高对农村发展意味着什么?
- 109 土地对农民究竟意味着什么?
- 113 农业也需要“工匠精神”
- 116 农村“产业扶贫”如何催生“扶贫产业”?
- 121 乡村全域旅游：真正的意涵究竟是什么?

127 农民篇

- 129 农民工真的能够进城实现“市民化”吗?
- 134 农民的收入如何才能高于城里人?
- 139 农民工群体为何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 143 农民如何才能市场中遇上“君子”?
- 147 农民如何盘活闲置住房促增收?
- 149 农村劳动力迁徙为何从“转圈”到“钟摆”?
- 154 “归巢”农民工何以安生?
- 159 何以关心“寂寞残阳”的农村老人?
- 161 农村人的“轻松筹”为何不“轻松”?
- 166 如何应对农村经济贫困向健康贫困的转换?
- 172 如何从源头上使农民因病致贫返贫得到治理?
- 176 你真的羡慕草原牧民的生活吗?

179 乡镇篇

- 181 特色小镇建设之路怎么走?
- 188 特色小镇如何挖掘农村传统产业的文化基因?
- 193 农村特色小镇建设如何跨越产业门槛?
- 198 农村特色小镇发展如何才能惠及更多农民?
- 202 我们需要怎样的工商资本下乡?
- 208 农村特色小镇是否面临难以承受之重?
- 212 吉安水南腐竹：如何从地方土产走向特色产业?
- 218 如何让特色小镇保持“镇”的特色?